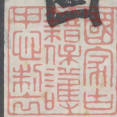


舊學四種



光緒·西



窠天一閣文

金陵之刊

東梅齋  
氏三十  
舊學弟種

劉善涵題

寥天一閣交目

卷第一凡十有二篇

報貝元徵書

與沈小沂書一

與沈小沂書二

報劉淞芙書一

報劉淞芙書二

上歐陽辨蘊師書

史例自敘

仲叔四書義自敘

記洪山形勢

劉雲田傳

代夫人譚贈奉政大夫任君墓志銘并敘

城南思舊銘并敘

卷第二凡十有六篇

啟寰府君家傳

寥目

崇安侯壯節公家傳

新甯伯蓋臣公家傳

太傅新甯伯莊僖公家傳

新甯伯平蠻公家傳

逸才府君家傳

濟軒府君家傳

熙亭府君家傳

步襄府君家傳

紹泗府君家傳

海嶠府君家傳

忠義家傳

節孝家傳

瀏陽譚氏譜敘例

先妣徐夫人逸事狀

三十自紀

爲卷二爲篇都二十有八

報貝元徵書

元徵仁兄足下無恙霜英遂徂撫序曾喟况乃遠道云胡不思昔奉弟一書會尊舅氏王先生辱過發械共省薄言永歎以謂足下資性卓絕造德隆崇出之淵淵等輩咸伏猶尙戢翼天衢紆步塵鞅兼抱齊衰之戚空谷漣洏同方雅故疇不鄉風優喁乎湖曩歲益替之盛旣皆睽迸王先生復之官山東于茲朝發居今談昔相與不歡而罷以足下遂當西邁振策在涂故不以時報諒之諒之旋奉弟二書猥荷包蒙存問周摯感不可已所布諸書分達如惜爪靈頃上京師還當界之足下改轍河南允云勝算既近尊外舅蔚廬先生之德光又中原山川純厚益以自敦其蘊比當息息嵩高敷賦梁苑一遨一觀茂非進道之資矣然則碩頑之責足下宜爲嗣同肩之乃反見督耶謹齋心以俟今奉弟三書忠告讜言果如私望然又咎已進止不決有類譎覓夫事有萬端遇之者一萬無適形一有定理迨遇隨事改理以赴形固非立乎其先者所能鉤取逆觀宦學遐土去留殆難自由稱心而言無嫌參差也嗣同神形疏放靡有羈束極妄冀不卽棄於大雅時復攻所闕略飢渴情愴匪異朝昔往所酬畬尙未厭其侈心今

寥一

聞紛擾之規恢曠宏義開通鄙懷不惜降志自責宛曲引喻擊察艾蕭中臣要害此誠嗣同畢歲營營期自制而不能者獲足下殺色呵止爲之滌衷易情識奮勉之攸在敢不欽登嘉覲不慙以忻特慮意久且懈違謬厥初和緩逝而疾復萌雷雷收而震遂泥素絲何常惟所染之故忻者今茲而慙者來日也乃若足下自狀愚以爲降志相誘非其本懷何者足下降質純一夙德堅定似與嗣同微反而失亦因之嗣同失旣在此則足下之失宜在彼矣此對待之說也且嗣同之失往往不自覺而足下自能省察如此此又疏密之辨也訊病推原然與不然與夫大易觀象變動不居四序相宣匪用其故天以新爲運人以新爲生湯以日新爲三省孔以日新爲盛德川上逝者之歎亦哉亦哉之取惟日新故也未生之天地今日是也已生之天地今日是也亦日新故也喜怒哀樂發不中節不必其乖戾也方其機已勃興於後乃其情猶執滯於前何異鴻鶴翔於萬仞而羅者視乎戴澤則勢常處於不及矣智名勇功儒者弗重不必其卑狹也方其事之終成卽其害之始伏何異日夜相代乎前而藏舟自謂已固則患且發於無方矣此又皆不新故也早歲之盛疆晚歲已成衰弱今日之神奇明日卽化腐臭道限之以無窮學造之以不已庸詎有一義之可概一德

之可得乎常異善豈一而已擇之何云固執俛仰尋思因知固執乎此將以更擇乎彼不能守者固不足以言戰不能進者抑豈能長保不退耶此牽牽服膺之類乎必待欲罷不能而後純惟恐有聞之仲氏且聞何足以臧而後進也聖人重言性天非能之而不言殆亦言之而不能蓋日新者行之而後見泛然言之徒滋陳蹟而已莊生者疏人也然其行文時近日新爲其自言之而旋自駁之也嗣同之紛擾殆坐欲新而卒不能新其故由性急而又不樂小成不樂小成是其所長性急是其所短性急則欲速欲速則躡等欲速躡等則終無所得不得已又顧而之它又無所得則又它顧且夫且徒益徒益失此其弊在不循其序所以自紛自擾而無底止也夫不已者日新之本體循序者日新之實用頗思以循序自救而以不已贈足下不已則必不主故常而日新矣墨墨乎株守豈有一當哉然在足下自治甚嚴自觀甚密覺萬一有近似於紛擾者嗣同至愚極妄以爲乃明之未融非守之不塙若夫讀書忙亂少沈潛玩索之味此病不難醫苟揮斥著書工文之念霍然立瘳矣嗣同深感不遺在遠之惠又恃往日摯愛之雅妄欲上慕仲顏贈處之風下規蘇李倡和之美遠取聖賢之所黽勉近陳彼己之所憂患竭心盡言忘其自醜將以大叩敢云淺報加久

家一

凍新照品彙向蘇筋力暢固視聽精明興至命筆已不能休故曼衍余余世俗箋畬都不復效惟時時思聞德音少解獨學岑寂譚嗣同謹上

與沈小沂書一

小沂仁兄同門足下東都祭軌殷勤須臾口血未乾陵蹀以去夫以道路常常之人牽裾道款曲猶尙睨焉不息况我惠子曷止悵悵執雉始見志同道合識孟嘉於廣坐標劉尹之雲柯千頃汪洋已可漉溪雖以嗣同之質朽形穢百靡一當猶樂與從容文酒臧否人倫雖龍白馬互逞其辭夕秀朝華苛持其辨意有所得狂呼野走於是般桓乎夕照之寺弭節乎圓松之邱決嘗焉飛天窮於遠莽索羣獸走物感乎暮氣相謂此亦尋常行復見思不日不月斯會邈然遂已陳蹟可勝歎哉可勝歎哉道出天津地形平衍空明四鑿託體若虛車中倦臥仰見游絲百尺亭亭若若嫵媚裔漾於九天之上謂是偶余諦視則處處有之惟背日乃得見今年春暮江南看揚華風日俱素正復類之目力故勝靜且加明初可十許丈久之辨及百丈內外平視亦二三十丈何時不有游絲靜便了余許曩及足下討論苦乏精采正坐不靜耳夫侃侃之餘曷嘗不遺物外已攝心一粟然遇於所觸歌哭縱橫獨拙之醜那復成箴當此之時自覺鞭之不痛殺之



論試取小數易明者爲比例定爲百斤亦須百斤之吸力乃能舉之粗剖  
球體爲百面每面應受吸力一斤以一斤離心力之氣球安於百面之一面  
擇空漠無人之區竅地繩繩之巨細視竅之多寡竅之多寡視離心力  
之大小繫氣球於地球卽是繫地球於氣球伺月行至此度鼓氣球令充  
足欲絕地上騰而下繫於地必引地之一面而俱上地球與月本來相吸  
得此一面助之此一面之吸力自重於餘九十九面一有所重卽有所偏  
偏向月吸力卽專屬於月月將不復旁行而趨於下一上一下翕合無拒  
餘九十九面之吸力自愈遠而愈懈不惟愈懈地球一離本位九十九面  
之空氣必爭赴填其虛因其填虛又以得捫送之力量力既有定向雖撒去  
氣球自然相卽不能已大致造端離位最難改氣球宜絕大大或難造分  
無數小氣球其比例仍同但能掣動分寸一得勢萬萬里無難矣此就地  
球往月言之月來地球亦復吸者一面擠者九十九面非此往則彼來必  
辨爲孰往孰來或兩俱來而遇於隙地若國君之會境上華夷之交甌脫  
尙無由逆億惟月較小較輕來體多耳月去地面八十萬里有奇以輪船  
速率日入百里計之千日可達况行於寥廓非有輪船行水之阻力抑非  
若火車輪碾軌道之相滯其速當數倍迨愈近吸力愈重行亦愈速不過

數月已聯申如珠惟牌合之頃其來勢遠則相趨力猛恐一擊兩碎是所  
設之氣球仍不可撤日有曾益以爲抵禦若兩舟相切隔以淳伎固無害  
也旣已聯串性無可改卽終古無際析之道由是復與它星相引纍纍固  
結如布碁以平如累卵以長如堆堞以方以圓以尖以鬣牖以秧馬縱橫  
如志惟所使之欲自占一國則自取一星人滿之患以息爭城爭野之患  
以息華夷各有所驚而陵雜之患亦息於是與足下朝躡赤霞之標暮度  
青霓之梁倏星倏月掉臂行遊是誠可以被狗攀之俗馳域外之觀矣足  
下其有意乎凡物春夏則漲秋冬則縮寒暑燥溼使然也大者有草木之  
榮落江河之涸溢其實小物亦然木爲鑿柄水之苦不可入金爲化牡火  
之堅不可拔時辰鐘表不能無差機輪剛柔有時也木尺量紙不能無差  
木紙盈胸殊科也故續圖之家以紙爲尺然此紙非彼紙仍不能無差惟  
卽畫其尺於所圖之紙圖尺同在一紙久久加故其實人身亦然肌寒而  
粟縮也皮暑而澤漲也然漲縮分度其微人遂以爲止此耳所謂微者特  
兩兩相較而見爲微是各體漲縮不齊之餘差非卽本體漲縮之真數本  
體漲縮之數必一漲縮一不漲縮始可相較而得其真今旣無是物則吾  
身漲之與縮安知不相去數十百丈數千萬丈數恆河沙丈小而盡牙塵

芥無不然大而日星山河無不然無不然則雖相去數千百丈數千萬丈數恆河沙丈猶不漲縮此謂日用之而不知也必欲知之惟鬼而後可鬼無適形無可漲縮故世之說鬼有數丈數十丈者有首大如車輪者有掌如箕者拇如椎者亦有小如嬰兒者財數寸者鬼豈如此哉以漲縮視不漲縮轉謂不漲縮者漲縮人漲視鬼小人縮視鬼大鬼豈如此哉於是與足下召巫陽於帝閭問實沈之所郊匿微蹤於幽隱觀情狀之昭昭以靜擬動以逸知勞非於物而有迫而物或莫逃見夫跛行而喙息暴長而暴消昔孰屈而卑今何抗而高方將運肘布指絜其度占星刻晷紀其由舉手歔歔喜則斯陶足下能彊起從之遊乎斯二者持之非無故中之則有章言似謬悠實根理要又嘗以方波黎餅口安活業用汽機筒抽去空氣旋卽自碎圓餅則否蓋方者受外氣之擠力獨多圓卽自相旋轉無所用其擠也西人識此理因論日月星地所以必爲圓體愚謂日月星地古未必無方者特皆被擠碎今不見耳是以知十日並出其九不存必皆爲方體惟今之日月星地悉毀圭角苟圓取容而已嗟乎凡今之所謂已修已齊已治已平者其不爲苟容幾何矣世宙信促避之無所一廬壑伏疑遂積廢稍自激昂故具說如前蓋曰以誇其振奇適狀此中之無所得也足

下憐之否莫笑其駭否諱嗣同謹上

報劉松芙書一

涵芙仁兄足下乃者奏記申酬辭漢義將以博孫邸帳下之嗔何意辱季重東阿之奮伏見文虎簪采苞鳳書規河北薄山陰爲嫵媚草湖當塗異元和之弦急煌煌麗制古今奚閒焉遠惟詩書之所垂戒曠史之所紀誦胖情縮詰莫不以斯文爲盛軌其稱賡歌揚休尙矣嗣是式微版聯句之篇宣尼炳會友之詔至若盲左所甄難可悉述故甯戚白水索解於童奴子贛抽琴徵辭於澣婦發言爲志莫近於茲自非終葵論象謬詁於陋儒金樓迫觀見窮於僮父亦疇不樂有多聞之友鴻雁魁碩之侶推稔送抱興往情來析舉比未曙之疑申細席舊傳之學玉琢於石錦澣於友用胥益其性情而雪其尊曠之辱申細席舊傳之學玉琢於石錦澣無復於尙論近幾失於覲面乃承大度包荒曲見矜許漁父延緣之棹且張皇於漆園協律已厄之詩猶衰簪於笠澤劉書六合魏收未鄙其名愚衛確三都太冲莞顏於覆瓿搗謙冲挹受者曷任被飾薰沐逾量爲惡夫燥篋鐘者非期於傾賞而傾賞者遇之書舉燭者無當於治國而治國者效之同類曰孚不行而至言念施報則亦有可述者嗣同少稟昏惰長益惟



魯幸承家訓不卽頑廢然而家更多難弱涕坐零身役四方車輪無角雖受讀於穉蘆大園之門終暴棄於僮蒙無知之日東遊江海中郎之椽竹常攜西極天山景宗之餓鳴不釋飛土逐宍掉鞅從禽目營浩罕屯志馳伊吾以北穹天決潑矢音勅勒之川斗酒縱橫抵掌游俠之傳戊己校尉推牛相迎河西少年擊拳識面於時方爲馳騁不羈之文講霸王經世之略墨醜盾鼻詭辯瀾翻米聚泰山奇策紛出狂瞽不思言之騰笑以爲遂足以究天人之奧據上游之勢矣旣而薄上京師請業蔚慮始識永康之役中弱植椒覩橫渠之深息果力問衡陽王子精義之學細鄉賢朱先生閭然之致又有王信余陳曼秋貝元徵諸君以爲友困而求亨幡然改圖愧弄戟多少之譏冀折節勤學之效如何不淑變生海外原隰悼痛踰頭來歸基礎遂蕩何期雲構自頃以來精力茶於當年鋒銳頓於一蹶子桓會逝者之喻公幹臥幽憂之疾後復得復事辦蕩續歎王貝益以涂君質初相助亟勤他州豪俊存問不絕而臨觴撤御都無好懷發策未竟已復志棄羅靈急節蹉跎至今三十之年行見舍去君苗之硯未焚餘子之步終失親知雨散益復無聊虔思慷慨不其嗟矣足下被得懷玉質有其文蚤受繫楹之書高視都講之肆藝文敷通雖一斑片羽可由意其深造同

里之彥實多君子家公之學遂有傳人夫何張衡之四愁頓釋陳蕃之鄙吝斯固見靈光之賦爲之輟翰景說士之風甘於食肉者也然嗣同至愚尤伏願足下恢八紘以貞度統羣說以爲郭博取四庫之精約以一家之言不汲汲於淺效不沾沾於細名同舍生學有異同無傷親戚任彼譏訶之來轉資多識之益竺信不惑終底大成他日汝南先賢襄陽書舊與所稱同縣諸君後先驟斯左右齊軌嗣同不敏亦將憑軾以觀以丐洪河之餘潤而瞻桑梓之殊光豈不懿與豈不懿與劉君瑾先元徵亟稱之曩歲枉過會親疾在視不獲晤語爲悵然累年天假之緣終當一識鄉閭之賢者念此用不切切也屬書少作不賦其醜勉思效命附呈白香亭詩此老本原深厚虎步湘中當代作者殆難相右知擬先親之也適日肄業遂及何書有得不吝見教於斯道宜重有發明若嗣同則徒云云而已山能受壤終澤隱豹之毛陸不如河虛抱法蛇之志裁書布往主臣如何語在口宣不復一一譚嗣同謹上

報劉焄芙書二

焄芙仁兄足下奉來教論陶靖節詩與嗣同所見若重規疊矩今更申之眞西山稱陶公學本經術最爲特識足下所舉區區諸老翁云云他若道

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隨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  
關皆足爲證而嗣同尤有謬解以謂陶公慨悲歌之士非無意於世世  
以冲澹日之失遠矣朱子據箕子荆軻諸篇識其非冲澹人今案其詩不  
僅此也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明可以無死之故也若不委窮遠素抱  
深可惜懷寶而無其時也傷已感時表情如訴真可以泣鬼神裂金石興  
亡之際蓋難言之使不幸居晉之高位則錚錚以烈鳴矣今其詩又覺中  
正和平斯其涵養深純經術之效也張南軒譏其委心之言不知皆其不  
得已而託焉者也且南軒能知其所委爲何心乎後此若王孟章柳儲蘇  
特各成家於陶無涉淺者輒曰原出於陶真皮相之言也嘗謂學詩宜  
窮經方不爲浮辭所囿聞者或不信之今於陶公既驗其然矣卽有宋儒  
先以性理爲詩至爲才士訾詬然平心論之惟擊壤集中有過於徑率者  
至於朱子陳白沙於聲調排偶之中仍不乏超然自得之致此語又何易  
幾及也同縣蔚盧癡適兩先生實能出風入雅振前賢未墜之緒癡適先  
生雅自祕惜不欲以此皮膚粗跡表曝於人故傳鈔未廣以恐觀之經義  
湛深柴桑後未嘗有也蔚廬先生稱心而言絕無依傍雍容真摯適有其  
中之所存翠華黃屋屯蒙隱見諸篇非學窮奧域貫徹天人亦烏能言之

家一

七

我輩兀兀雕鐫聲律殆終無以企之矣謹檢以呈閣惟知德者乃能知言  
當不責其阿好嗣同昔有妄言後世無樂文辭卽樂善察者不惟可得人  
品之高下兼可卜世運之盛衰癡適先生致爲賞歎持此以觀兩先生詩  
若遺興三十章海國八章匪風無王下泉無新詠三復不知涕之何從  
海國猶顯遺興志文俱晦在作者久官京朝詞無泛設然亦斷不肯自言  
其不得已之故以意逆志十僅得二三遂已感人若此巢居知風穴居知  
雨哀思之音發於賢者此殆非天下之小故夫以兩先生之才使不得爲  
關雎鹿鳴之聲者時爲之也悲夫嗣同於韻語初亦從長吉飛卿入手轉  
而太白又轉而昌黎又轉而六朝近又欲從事王裕特苦不能豐腴頰皆  
抗而不能墜闕而不能翕拔起千仞高唱入雲瑕隙尙不易見迨至轉調  
旋宮陡然入破便綉絃絕絕吹竹欲裂猝迫千隘不能自舉其聲不得已  
而強之則血涌筋粗百脈騰沸岌岌無以爲繼此中得失惟自知最審道  
之最切今時暫輟不爲別求所以養之者必且有異不然匪惟寡德之徵  
抑亦薄福之象尊師巨湖山樵亦覺微有此失無此失而又不靡薄者唐  
初四傑宋初西崑明初青邱 國初漁洋開國隆盛之時順氣成象萬物  
昭蘇塙有朕兆不可誣也昧者求其故不得乃泥於一句一字之險夷華

樣以爲吉凶妖祥之占其於聲音之道奚當哉由斯以談則擊壤集之俚  
率要未可全非而陶公益偏乎遠矣譚嗣同謹上

上歐陽澥隨書

夫子大人函丈舟維南鄂轍環遶湘冲路爲之後從榮楚因而失問坐睨  
台德除憚如何前日里門時詣笠耕世兄散其風氣日上搔皮皆眞秉荀  
氏之規有萬石之謹通家厚誼道款推誠率余造門輒與李膺之燕外存  
賓客辱損馬拔之貽事會紛駁來去倉卒竟不及一箋言謝媿悚而已頃  
見函丈與黃佩豹書兼示嗣同藉蚤道履休憊爲慰讀至既經展拜新塋  
稍遂昊天瞻仰則此後無論升沈夷險可以少安於心我瞻四方蹙蹙靡  
騁何辭之悽苦而心之仁厚也夫鋒穎者頓猝滑疑者圖耀赴幾者迅奮  
委運者後時蹈海者狹節卻金者止贖昌言者亡等默塞者違實天元地  
黃五角六張勢趨於極雖造物不能以自綱則志士仁人之所爲長顧而  
審慮要必經緯萬端衷於一是一特非事變未至而先設一成格待之之所  
能瞋皇矣然而有不能不自疑者東征之師旣挫則不復可振矣則天下  
有大患不在於戰而專中於始事主戰之人來書云深夜思之世刺在背  
可懼懼也在某某豈不知如此舉止之面猶隔一簾不了家事之意未宣

寥一

八

外庭乃逆挾其隱微使無復容匿而忍慙於一逞亦必深觀密計見夫機  
之已發情之已急言之如此不言亦如此是不若明白抗慨直斥無隱天  
下因曉然於是非之所在庶幾一意奉戴得以改圖易慮於人心向背之  
機其濟則天不濟亦何惜一身爲三監藉口之資蓋其深心矣嗣同一齊  
民何與人家國事竊恐刈著而遺著替尙不若故劍前魚之可念一旦聊  
何以處我之問瞠目而不能舍不知不覺遂與於不仁之甚而身長爲辜  
人悲夫既不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斯貞之與邪亦止爭毫髮反復推求  
思所以終身自靖之道了不可得鳴轂復聞納肝誰屬已矣繞朝之策徒  
有士變之祈憤激卽萬萬不敢而細席之言慮忘於臨難倚楹之歎轉疑  
於思嫁又抑鬱誰語乎若夫運策帷幄折衝尊俎何以圖恢復何以靖海  
氛中權有寄六翻頓張自智勇不世出之事非鄙心所敢任惟冀天祥我  
國使和議速就日月朗照如初草澤無詞可執則杞人誠愚也幸甚幸甚  
奉教在邇餘不縷寫遙通江水毋任欽遲謹嗣同謹上

史例自敘

韓宣子觀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故凡紀載皆史而禮則由以著焉  
者也少受易因及三禮於春秋獨不喜言例以爲例者史臣之通法非聖

人衰貶之精意所存顧於杜元凱釋例數數觀之以爲何者非聖人衰貶之精意所存固史臣之通法也法具而史明史明而禮起聖人吾不得見之矣秉此失其鮮乎嘗病條目疏簡又別奪不完不足規周公制作之全而給後世紀傳之用輒研校四庫輯本羅列杜氏所釋輔以陸氏春秋集傳纂例劉氏春秋傳說例益推衍倫類廣求諸經史百家擇其尤雅詳以訓詁小學闡說字義本諸易以究天人古今之變而一折衷於禮疏刑部居附於諸例之後於以補闕略通廢滯俾學者不失依據儻云萬一焉乃皆崔氏之本例及例要張氏之五禮例宗丁氏之公羊釋例許氏之穀梁釋例說人人殊今專標史例非曰治經故學取言例之最先者而餘不悉及夫易言變者也禮不變者也變者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所謂新意變例歸趣非例也故筆削微顯不惟其文惟其道聖人之春秋以之不變者賈文損益萬變不離其宗所謂發凡正例也故科律嚴謹皆足以遠示來高史臣之例以之欲發其例必先稽以小學著其指事類情之所在然後細釋史籍徵信於三代兩漢之書於禮得其體於易得其通史學固然凡學莫不然也神而明之又豈例云例云而已

仲叔四書義自敘

卷一

九

孔冲遠作正義開背經傳聲口反覆申析其意王介甫效爲新學易詩賦聲病刊薄之習鑿空說經益張其名曰義禍七八百年未沫二者皆無當生人之用新學尤能汨人性靈而陰使售其偽惟鄙儒小生惰於殖學易其速辨而捷給乃獨好之慮皆故於祕其術抗爲孤詣與傳以自重夜晦無人私挾八寸論語轉相授受傳弟子數百人偃然自躋於文學之科雄視四民之首愈益陵躡古今天下才士黠者漸覺其愚陋小變體貌刺取司馬子長韓退之積率不經意之一二字竄其中號於人曰古文古文人或弗能察也上焉者應科舉中第舉所習一切拉雜摧燒之庶乎知恥之勇者嗣同兄弟生用新學之時舍之無以操業受書以來未嘗不培其有用之精力鋤心鏤肝昕夕從事以斬一當嗣同顧好弄不喜書冀蓋所短時時詭遁他途流轉滑稽疑其辭與當世大人先生辯論枝柱仲兄泗生不幸先生八年爲新學桔獨久致力亦獨深記誦所謂名大家義千自爲亦數百取徑獨峻絕幽隘乃至不容人思投之南北闈考官及學政府縣吏又僥得而復失或不能句讀嗣同所爲薄小無俚宜易識然年自二十有一至今三十年十年中六赴南北省試幾獲者三卒坐斥仲兄則且儼然蹇抑死矣方今天下多故日本踣我朝鮮襲我盛京海上用兵無虛日民

迫窮困且向亂羣族盱目而環伺大臣席不暇暖食不逮晨蒐卒乘時勢粟籍甲械折衝決勝沮內讎外讎牙四出百心莫照此豈新學能任其萬一者哉竊惟不廢新學無以發舒人人聰彊豈久濡則更張之新學不爲不久矣效亦可觀矣更張之時其在斯乎嗣同行與新學長辭不復能俯首下心奉之因繫輅所爲若干別爲一通仲兄僅乃箸錄其二知不欲以此見也夫日月之邁疾不容瞬當宋之始更制豈知延延縣縣用弗絕至今日若嗣同兄弟共案厲呼憤讀力竭聲嘶繼以瘖咽涕洟回顧一證燐然幾二十年所猶尙如昨日事嘗感船山忽念身本經生之言以爲有無窮之悲甯可復然哉益悲而已後之人幸見新學之廢其心得免於戕賊端居泛覽或遽茲流失今無述將不知前乎此者被毒酷烈若此上之亦足究識當時取士之具其間體勢不一各有所至今昔風氣變遷略備矣

記洪山形勢

洪山遼武昌會城四三里塔於其脊登者於環城百里可一覽盡夫建國必有所依據以爲固武昌國於江漢之衝江水南來掠城西而北折而東漢水又在其西其它澗溪陂澤夾持左右惟道洪山而東陸達咸甯通山以聯湖南江西之勢自魏晉南北割據策士以武昌上控荆襄旁制湘粵

睥睨秦蜀鞭辟中原爲南戒山河之上游而英雄用武所必爭沿及今茲屹爲重鎮而咸甯通山又爲武昌之吭背洪山踞然扼其生死呼吸之所由且逼城而時旣瞰城中一一在列誠主得之爲要客得之爲害者也昔洪秀全竄踞武昌湘鄉羅忠節公駐軍洪山斷其饒道躡實身鋒鏑而城卒以復然而洪山絕地也立於必敗敗而不可爲者也主之利非客之利也何也爭利莫慘於前自完莫良於後狼之善顧非怯也不有可退無以爲進也洪山蜿蜒以東勢雄而單夾兩水閒無陶阜以爲之輔遠山皆在數十里外且阻水莫能達使城賊潛車斷其後則不攻自破矣羅公之奏效非洪山之爲之而金口之爲之也方羅公之未至也益陽胡文忠公已先據金口且下及沌水羅公旣得洪山益南攻賊壘以自達金口軍於是犄角之勢成而武昌以南皆非賊有矣賊伺其北則道險不利仰攻由北而繞出其後不惟無以自反而洪山旣通金口則以金口爲後它非所恤今按其壘皆在洪山南蓋壘於南則可以取遠勢壘於北則徒自保而已故金口可襲洪山洪山必不能遠爭金口此險易之辨也然論武昌於今日又非天下所必重古之重武昌者以其挈長江之要領也今則中外互市輪舟上下而長江盡失其險長江盡失其險則武昌者主固無以禦客

卽客得之亦不能一日守故武昌營則斗也而其柄不在此將欲操其柄以對酌海內挹注八荒必先以河南陝西四川雲貴湖南江西爲根本而以武昌爲門戶合勢併力以臨馭長江之下流然後東北諸行省恃以益重嗟乎古今之變亦已極矣變者日變其不變者亦終不變也強變者不變持之漸斷且卒不能無變况強不變者變哉余謂毋遽求諸變也先立天下之不變者乃可以定天下之變觀於斯者苟權其本末順逆則又若洪山金口之辨矣

劉雲田傳

光緒初元山西陝西河南大饑赤地數千里旬萌不生童木立槁溝瀆之殫水邕莫前朔歹橫轍過車有聲札癘踵興行旅相戒四年夏大人上官甘肅道河南陝西觸暑前靴併日而食賓從死二人廝隸死十餘人它僕皆病德無人狀又時思逸去莫肯率作維時以賓從躬廝隸之役者爲益陽劉君雲田雲田羸瘠若不勝衣獨奮發敢任無擇勞辱大人臥疾陝州一家皆不能興資斧行竭藥又不時得雲田日創牘告急戚友夜持火走十里市藥踐死人大驚絕氣狂奔踣於地火熄以手代目搗而進連觸死人首卒市藥歸歸則血濡靴履蓋踣傷足及踐死八血也而雲田亦

卒不病自是客大人幕府前後十有三年入粟得從九品職出權關稅卒乃贊安定防軍軍事十有六年大人巡撫湖北雲田以疾不能從三月歿於安定軍中年三十有七雲田名丙炎者某縣學附生早歿以雲田得官馳贈登仕佐郎母氏趙氏封孺人用節孝著稱雲田旣以行誼爲大人所重而仲兄泗生及嗣同尤暱就雲田中表徐蓉俠從子傳簡亦皆與莫逆嗣同兄弟少年盛氣凌厲無前蓉俠亦敏毅自喜傳簡年尤少益下隘自卓犖法度外雲田性獨迂緩短小貌寢般辟行鬪豚惡豪邁人如寇讐時時稱道邨儒腐語規切人聽者唾涕欠伸猶絮聒不休而數人者或數年十數年日益親密罔閒聚則給以非理戲謔百出又勦使騎鞭馬奔駛觀其僂僕伏鞍嘍號戰慄以爲笑樂雲田則莊色陳論不可終不以爲侮安定防軍隸大人部嗣同閒至軍皆囊鞬昂首以軍禮見設酒餼軍樂陳百戲嗣同一不顧獨喜強雲田並轡走山谷中時私出近塞遇西北風大作沙石擊人如中強弩明駝咿嘜與鳴雁噪狼互舍臂鷹翥弓矢從百十健兒與凹目凸鼻黃須難題諸胡大呼疾馳爭先逐猛獸夜則支幕沙上樵髻箕踞徧黃羊血雜雪而咽撥琵琶引吭作秦聲或據服匿羣相飲博譁呼達旦回顧雲田方鼃坐瞑目誦大學章句嗣同亦不詫其不合益樂親

雲田雲田歿前一年嗣同戰藝走京師以傳簡從別雲田安定婚往年道中事雲田感念疇昔悲不自勝及行雲田送上馬立馬前泣不可仰視嗣同大怪尋常別耳雲田不當若此悠悠昊天別幾何時仲兄先雲田一年死傳簡後雲田一月死嘗俠不忍汝汝之故竄跡窮谷爲老死不出之計而嗣同亦且規規然纒墨中腐儒矣嗚呼

代大人謨贈奉政大夫任君墓志銘并敘

光緒十有八年巴陵任本垚自甘肅奉其妣彭宜人喪歸耐其考律清贈君之兆初贈君以貧故激葬未有銘今將累其家世子姓卒葬封贈行誼刻於幽堂而徵辭於某某某友本垚且十年間贈君事故習往者布政甘肅事無險易一倚本垚本垚亦樂就某某而奉宜人居官署聞宜人事又習其可不銘贈君姓任諱某字某世爲巴陵人曾祖某某考某世基徽謚文采效職至贈君遠罹顛頓不竟所學學弟力作沒齒晏如道光中大饑且視人庶流進行殫殫野贈君連遭閔凶瘠瘠負土斂斂用舉卒未嘗勳於人鄰人黎文星者富而俠雅重贈君贈君終未一往比黎氏中落向所周段操剝迫責室家爲毀而贈君以無負獨完蓋其貞介自植不苟資藉躡步於窮林幽壑以深樹其進取一概之義而待時研幾發舒開布

家一

七

所得於痛劬奔走者拚涉同生斯世之人其於艱窶凍餒極人所不能忍而能忍則其用也視險阻貼危叢勝歧駢紛而相環猝不得其首尾莫不泊然相遭鞏然有當而震爍之權爛以平咸豐初洪秀全犯岳州新贍晏仲武陰附之里人某又附仲武翹其搜金召誘奸宄期於里之慈雲庵揭竿首難日率數十輩繕治供具或陟高呼獻遲仲武至有問者拔刀叱曰少選當識乃公也時府城不守鄉兵未興距所期又已迫黠民悍夫雄願思逞椎埋剝虜匪夙則暮閭巷洵懼莫必其命贈君旣廉其狀因從兄某與仲武習夜遣就仲武誦以詭辭仲武疑不敢發官軍尋至誅仲武夷其黨贈君亦計縛某斬於軍由是里中清晏罔敢暴橫深識之士益知眾志之本固鄉之人之可與有爲藉以安坐畫策徐收鄉兵之效如所謂團練者或以扞衛墟井或乃奮戈四戰後先馳舉雲邁莫不表表然著忠勤隆稱號於世而贈君已前歿矣時咸豐幾年某月某日年五十有九以子贈爲奉政大夫葬某鄉某原某首某趾妻彭氏封宜人後贈君二十有幾年某月某日歿於甘肅布政使署年七十有二以光緒十有九年某月某日耐於贈君之左子一卽本垚同知銜候選知縣女一適甘肅候補縣丞李琢孫一德厚女孫三宜人亦巴陵人道光十有二年進士江西河口同知

昌蓮之孫歲貢生安仁縣教諭疏之子來嬪贈君卽悉鬻織飾佐植生業  
惟髻布君操作而前縣故產名布宜人所織輒倍它值永夜沍雪未始休  
廢故贈君坦坦行其潔清之志而無所於求宜人之方多焉贈君既歿本  
垚年財十有四宜人益自鐫刻勸本垚一如贈君之操及本垚佐治甘肅  
迎養恩數州崇奉日益膺厚宜人彌務剴削餘以稟恤困乏真冷之辰願  
謂本垚毋納賄賄玷而翁清節初贈君疾篤不御方藥日豈以死故累親  
屬若宜人可謂匹休齊烈者矣方宜人家居時違所居數十武有溪焉濶  
濶闊濶濶濶濶宜入盡乎深惻梁以神樞然苦易樞朽謂本垚曰它日  
當勉易石今本垚竟石之如宜人命云銘曰

噫祚微而尙可持德卷而卒莫施雖則莫施以澤其牟高而罔弗宜隆厖  
之封疇艱疇疑涖融之佑疇際厥涯謂天或爽鑒此辭

城南思舊銘并敘

往八九歲時讀書京師宣武城南塾師爲大興韓蓀農先生余伯兄仲兄  
咸在焉地絕蕭曠巷無居人屋二三椽精潔之繼塵後臨荒野曰南下窪  
廣周數十里葶塘麥隴平遠若未始有極西山晚晴翠色照地雉堞隱然  
高下不絕如帶又如去雁橫列罪微天未城中鮮隙地民間種葬舉歸於

家一

三

此蓬顆纍纍坑谷皆滿至不可容則暴瘞於上甚且掘其無主者委骸草  
莽狸獾助虐穿冢以嬉鬪讎如瓜瓞從道路加北俗多忌厝棺中野兩日  
蝕漏餘研洞開故城南少人而多鬼余夜讀聞白楊號風聞雜鬼歎大恐  
狂奔兩兄則皆撫慰而呵之然名勝如龍泉寺龍爪槐陶然亭竇臺棗  
林皆參錯其閒暇卽晚兩兄挈以遊伯兄嚴重不常出出則健步獨往僮  
輩皆莫能及仲兄通倪喜事履險輕矯彼池澤藪靡不探索城隅井甘冽  
葦以致遠敲鳴啾啾和以唵蟲婁楚動人肝脾當夫清秋水落萬葦折霜  
毀廟無瓦偶像露坐蔓草被徑闌不逢人婆娑宰樹啼獻不自勝欣欣卽  
路惘然以歸僕本恨人僮年已爾乎題成人同遊蓋莫不爾臬壤使樂而  
墟墓生哀抑所處殊也自伯兄不祿韓師旋奄忽卽世余絕跡城南十有  
五年後攜從子傳簡入京師尋所經歷一一示傳簡且言余之悲傳簡都  
不省意頗恨恨以爲非仲兄無足以語此而仲兄竟歿素車星奔取道南  
下窪佛寺梵唄鐘磬剛激參以目所覩瞿然大驚謂是疇昔徐悟其非一  
慟幾絕今傳簡歿又四年余於城南烏乎忘情又烏乎與言哉湖廣義園  
亦城南僻壤也親屬歿京師寄葬園中歲時持雞酒麥飯上冢俗禮乘小  
車白布蓋紙錢飄颻左右及冢挂紙錢樹枝男婦皆白衣冠再拜哭祭祭



已哭益哀良久乃去有少婦弱于伏地哭不起供具又倍盛則新家也方  
余讀書城南際春電曉雨棠梨作華哭聲殷野紙灰時時飛入庭院卽知  
清明時矣起隨家人上冢已必遊於大悲院院鄰義園其僧與余兄弟久  
故導余徧履輿曲僧墓兆數十頃眾木翳之昏雅謹踞爨見虛靜逢高長  
或蔽人雉兔竄躍蓬蒿中歸受高菊爛詩至日墓狐狸眠冢土夜歸兒女  
笑鐙前觸其機括哽噎不復成誦塾師駭責究其所以復不能自列長大  
舉問仲兄兄憮然有閒乃曰三夜令骨肉增重烏瘡其曷已於思抑曷已  
於銘

義峩華屋冥冥邱山人之旣徂鬼鳴其閒曰鬼來前子識汝聲二十之年  
汝唱子聽子於汝舊汝弗子搜昔子問汝雅穆羣從妾謂承保交不汝重  
歸然惟汝子然亦子子其汝舍子又奚趨星明在天霧暗覆野被髮走呼  
寂無庸者噫噓吁嗟予察厥原汝之不庸汝亦匪存寒暑晦明來以廢去  
人道已然鬼獨能故豈無醜醜新死者歟豈不慙慙後寒之骨噫噓吁嗟  
鬼無故人憂誰與寫不輟如焚卷地沙飛索羣獸寒缺碣眠隴白露瀟所  
我之人兮於茲焉託面土厚丈長幽不霏醜酒荆榛疇言可作細懷平生  
亦富悲冤淚酸在腹齋以入泉泉下何有鬚鬚昏息我以死乃決其藩

冢一

十一

閔子之留實肩斯况豪樂織哀奔會來向明明城南如何云忘城南明明  
千里惻愴

啟寰府君家傳

府君名啟寰字伏福建路汀州清流縣人今福建汀州府清流縣考挹他歐陽宋末從主管殿前司宋史職官志殿前司都指揮使以帥度使爲之而副都指揮使劉義出師禦元兵水戰不克死之善講云與無子世絕遷至是復有元年必甚少謂又不詳其醜蓋未娶也二十世族孫嗣同曰自遷福建之始祖七傳至府君崛起單微用節烈顯偉矣財百年而崇安壯節侯及弟楚川府君死夾河之戰又二百年而新甯伯弘業公死流寇之難大節炳炳前後相望遂以武功著望於有明二百餘年間位侯伯者九世十人建幢節握牙璋忱慨奮與於功名之會者肩相翼而足相踵青史勒於當年英風扇乎來葉入國朝漸削零替卒無有放辟邪侈陷辟閉有司者咸同之際兵事孔亟宗族子弟執干戈効死於四方十有二人傳本江西陝西陣亡傳立浙江陣亡傳倫江西無州陣亡傳清江蘇州陣亡傳錄貴江西陣亡傳固舊諸云銘盤府君義方是訓敦質府君英賢卓犖有以啟佑我後人而成仁取義開一族忠義之風要莫夙於府君也府君固長子禮無無後似續闕如勿翊始未冠而場之與失與身名俱寂雖府君

寥一

一往白靖無所藉待後者不述又烏知興起之所自有如此哉有如此哉  
崇安侯壯節公家傳

公諱淵字溥泉號時葵福建汀州府清流縣人今考如嵩明洪武間紀元官燕山今直隸順天府右護衛都督府北平都司五品明史職官志從續通典明制武散官從五品妣襄考歿公嗣職公軀幹修偉膂力過人驍勇善戰引兩石弓射無不中建文元年惠帝七月癸酉年月據明史破碓縣今直隸保定府甲寅南軍起兵從奪九門今京八月壬子成祖破碓縣今直隸保定府甲寅南軍都指揮日及高職據明潘忠楊松自鄭州府任來援公帥壯士千餘人伏月漾橋縣水中人蒙菱草一束通鼻息南軍已過即出據橋忠

松戰敗趨橋因禽之南軍大將軍耿炳文屯眞定濟沱河北今直隸王戎公與張玉大破之獲副將李堅督憲及都督顧成斬首三萬級明史等及高諸不載據明史成祖紀王戎王至眞定與張玉等戰等及公擊炳文軍役不從則前此之拔居擊破賊李景隆取密雲克遵化降平安汝





人以侯伯都督充之又與主將同守成化十七年據明史功還掌前府  
一城者為協守南京今正德江甯府明史表補提督團營明史  
還請還北京前南京前江蘇江甯府明史表補提督團營明史  
軍部督府五軍營五軍營即團營明史表補提督團營明史  
其一百于志園練京營遂有正一品明史表補提督團營明史  
明史職官志太保者正一品明史表補提督團營明史  
文資大明會典文散官正一品明史表補提督團營明史  
嘉靖四年紀元薨諡莊僖明史附壯節公傳並入功臣世表公好讀書言  
動必以禮法自持善撫士卒威不掩恩薨之日五營哀慟聲震原野身歷  
五朝無豪髮過失明史欲其嗣爵六十九年始薨蓋碩德耆齡在位長久  
為近古未聞也十三世孫嗣同謹述

新甯伯平蠻公家傳

公諱宗綸官名綸部尚書諡襄敏彼自宜黃人字詔音新甯莊僖伯長  
子妣李公幼即軒昂忠勤勸志明嘉靖四年紀元閏十二月甲戌明史功  
臣世嗣封新甯伯十一年三月臣世表補領南京前府都督軍十四年  
表補嗣封新甯伯十一年三月臣世表補領南京前府都督軍十四年  
佩平蠻將軍印明史職官志改充總兵官鎮守湖廣無品級總兵一方官  
為鎮守其總兵掛印稱將軍者湖廣日平蠻將軍今鎮守湖廣總兵九  
官一人駐省城考明史地理志湖廣省城為武昌今湖北武昌府治剿九  
溪蠻順府地有功益祿坐占役軍士奪爵已而復封二十七年薨公嗣  
蠻蓋久於湖南故子功安功明史附壯節公傳並入功臣世表子功承字  
允益居馬湖薨亦必在湖南

象一

四

光烈嘉靖二十七年八月辛未年月日據明史嗣封新甯伯三十六年十  
二月年功世表補領南京左府都督府隆慶元年紀元二月丙午年功世表  
表補元薨傳國佐隆慶元年七月戊午年月日據明史封萬曆二十七年  
功臣世薨傳國佐隆慶元年七月戊午年月日據明史封萬曆二十七年  
神宗六月甲申年月日據明史薨傳懋勛萬曆二十七年八月乙酉年月日據  
明史功臣封天啟三年年功世表補元薨傳弘業天啟中封崇禎十七  
年世表補帝三月丙午流賊陷京師殉節明亡國除十二世孫嗣同日公官  
湖廣子以綏府君留為湖人十傳至光祿公遂以湘人巡撫湖北兼攝湖  
廣總督江之永矣漢之廣矣舊公建旌節之地也子末小子泳繹世芬罔  
克負荷則惟敷典忘祖是惶夕惕若不致康辟不敏也而諧由此其與焉  
逸才府君家傳

逸才府君家傳

府君名國表字與基號逸才湖廣長沙府長沙縣人今分考功安肇遷茲  
土妣氏盧氏楊盧無出府君昂弟三人皆楊出府君以嘉靖二十二年世  
紀生少有大志念先世以武功顯日以紹述為事遂投身為防守操練營  
卒以功官明保定今直隸參將明史職官志參將無品級又案職官志保  
參將曰馬水口參將曰參將明初雖參將不知所官為某又參將無品級必  
有本官若職官志參將明初雖參將不知所官為某又參將無品級必  
舊譜言出都司志參將明初雖參將不知所官為某又參將無品級必  
官志崇武八年十月詔各都衛并改為都指揮使司凡改設都司十有三

行部司三則都司者都指揮使司之省文也且都指揮使司衙門之名或  
都指揮使或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司  
庫部司署之官充保定參將其官孫子孫或為正三品或為正四品或  
以都指揮使充保定參將其官孫子孫或為正三品或為正四品或  
職官國朝參將三品都指揮使事為正三品或為正四品或  
而家傳又云壽八十則大夫書卒於後見其官品年八十兄子懋鈞矢  
被究不可知未敢同於大夫書卒於後見其官品年八十兄子懋鈞矢  
喬體貌魁梧勇力兼人幼習舉業不得志乃從府君習騎射擢為護衛百  
無虛發時人推文武材明吉藩英宗弟七子見後聞而召副總兵官  
戶制武職官志正六品明史職官志正六品明史職官志正六品  
為何不知官於何地其職云封人亦不如為一品二品官生於嘉靖  
四十二年五月歿於天啟四年年六十二舊譜敘逸才府君官始失實又  
衰然特為傳繼喬府君為嗣遷劉陽之祖據此出舊譜密軒府君  
方塘及八角亭置田產於大賢都及東山祖據此出舊譜密軒府君  
遷後四方塘之宇舍其餘為總喬府君所創今總於煙橋木都石不可復識  
府君曾孫俄從遷焉今是正誤文錄以事類夫豈徒哉期不墜地云爾

濬軒府君家傳

府君諱世昌字長發號濬軒考逢琪越自湖廣長沙府長沙縣潮前遷於

家一

五

瀏陽至今為縣人妣張先世將門閥於武烈文學無間焉自府君之考為  
長沙縣學生舊譜不言入學在明代必明諸生入府君復繼為府學生不言入  
學諸年代蓋順治十三年始以詩禮啟厥家府君慨念宗祊秘芬禋祀族  
屬交孚俶修譜牒爰著家訓都二十二則初父母家德同入於一孝順  
孝順為人不如加過乳父連氣物猶然凡我族姪子孫無不遵之  
世澤長久教訓以孫近正日名形醫每族姪子孫無不遵之  
維桑梓居不忘遠近正日名形醫每族姪子孫無不遵之  
在來生財其居洽恭親親親負門親親負門親親負門  
書別來生財其居洽恭親親負門親親負門親親負門  
拜女無勤求財其居洽恭親親負門親親負門親親負門  
欲深探無勤求財其居洽恭親親負門親親負門親親負門  
禮既深探無勤求財其居洽恭親親負門親親負門親親負門  
一子無勤求財其居洽恭親親負門親親負門親親負門  
得言無勤求財其居洽恭親親負門親親負門親親負門  
當休或原出或原出或原出或原出或原出或原出或原出或原出  
滿歸無嫌往來一則祖產未幼尊卑勿失成有戒事謹致吉爾  
心獨主休或原出或原出或原出或原出或原出或原出或原出或原出

也我族荷先蔭椒筭瓜絲固已生聚甚夥但恐偶有艱於耐息壽人承繼者亦必昭穆相當外姓及隨母禮法毋得輕妄為致人宗室爵為士子當知姓實之貴也朱云必落落也夫禮法義廉不許立嗣木鑽亦不得出也亦近鑿者黑荷丙不精倉賈父兄外無賢師友而能成少子承業代籍書者八也古人云有田不耕倉實虛精即婦人亦宜操井日承緒業以章內助凡秀者當習詩書棧者務實德意不能與家故貧者須知從井日承緒業以章內助凡持身宜裕也人而無倫意不能與家故貧者須知從井日承緒業以章內助凡難免衣履各房積數每屆清明冬祭期族眾齊集而太祖孫墓親女孫族宗之積累不得推諉至每年冬祭期族眾齊集而太祖孫墓親女孫族宗所急內外宜肅也婦人之道從夫從子故內言不出於柵必敬人於廝所以正閭端教訓防閑使他人道從夫從子故內言不出於柵必敬人於歲為父母者須教訓防閑使他人道從夫從子故內言不出於柵必敬人於以無顛實可曙其本末矣其學蓋出程朱故訓饒深厚日可見諸行事砥厲名誼不旌殊暖出之為敦篤為雍睦宗族猶能言之明萬歷四十六年三月二十日生入國朝康熙四十六年歿年九十七世孫嗣同曰府君行事多伏舊譜又無傳輒綴拾譜敘諸雜說及耳於父兄者百得一二補為斯篇率是而吾族乃有問學之士則府君教澤遠焉然老師宿儒溷於寒素又不勝紀今即所知最著者表出之是皆衍府君之學而思有光焉者也文章字華國號猷亭府君之孫縣學增生舉優行循守理道鄉里敬愛重新學宮及書院以負財筋力為人倡髦期勸學日手簡策課諸孫年

八十二經權號平山府君曾孫疏食沒齒貧而無怨以字定衡額所居曰衡門豁達善戲諢工為楹聯今有傳誦者年七十九學炳一名日新字若星號明軒府君元孫操履剛方奮發有為善殖生產濟眾不置道光中大承發倉振困全活無算家廟祭費悉出己資至今賴之年九十繼謙字坤山號益臣府君來孫積學有文清迥不諧俗族人多從之學年六十七繼志字竟成號立吾亦府君來孫天資開敏善屬文下筆千言難與曹偶利器不遇鬱伊以終年三十四學淮字濟川號柏山縣學附生弟學洲字登瀛號仙舫府君五世族孫闔然自修論人不勅從遊者多所成就兄年六十八弟年七十二繼雍字培元號介亭府君六世族孫隱居教授博極羣書尤工詩所著有字義考五卷故事蒙求二卷葦竹山房詩一卷文一卷書法驗整茂密似文衡山又善摹印篆刻精審似文三橋常以意編輯世表手錄一通嗣同猶獲觀之點畫工緻絕倫下至闌格界綫無或苟簡修譜者資焉年六十

熙亭府君家傳

府君諱文明字斗煌號熙亭考之美妣氏黃氏陳府君陳出縣學附生以光祿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夫人金氏諱杜贈一品夫人府君篤學窮文

行有斐所居深山人間懸隔榮垂不翦簞瓢宴如階下植松一出入撫弄  
遂署楹曰數開茅屋蔽風雨一箇松兜傲雪霜聞者高其致焉初補生員  
信使至會府君近出未歸夫人樵山中圭華外閉若未始居人使遠巡疑  
且非是退遇夫人負薪於途因問媪知譚秀才家不夫人應爾爾便導至  
家曰此是使曰媪爲誰具道所以乃驚拜夫人徐釋所負新爲治具操作  
落落初無遠容家譜失修近年賴府君督成之府君生康熙三十二年  
十月二十九日丑時歿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七日巳時年七十六夫人  
生康熙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戌時歿乾隆三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巳  
時年七十三子經義字鎮方號矩齋累贈光祿大夫教授鄉里以遺金  
見稱於時其弱子學聚被鄰舍牛舐觸腹洞腸流宛轉遂斃鄰惶怖欲死  
賻葬惟命則自致哀而已堅不少受亦終無一言讖命歸厚爲能嗣厥家  
嚮矣生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三日辰時歿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十日酉  
時年六十元孫嗣同謹述

步襄府君家傳

涂大園先生曰啟先夙耳譚贈公逸事往與修縣志議不合不問人物志  
友人欲爲先君子立傳引嫌卻之時贈公長子海嶠先生實主志事謂亦

當代爲引嫌而贈公竟不著頃館贈公三子敬甫先生家會修譚氏譜亟  
傳之以補吾過且諗來者知志所以闕焉傳曰贈公氏譚諱學琴字步襄  
別字貴才上祖功安自福建遷湖南長沙縣數傳遷瀏陽祖諱文明始居  
南鄉吾田市考諱經義妣氏黎無出氏李生子六贈公實仲考病瘵食必  
甘美贈公典衣以供至污澹必以夕益貧不能終讀伯兄居城爲縣吏時  
往佐之遂亦爲吏考歿諸弟幼借徙城中俟諸弟成立始聽析居則獨奉  
母曲事之罔懈久之家漸裕贈公質重寡言笑無賴子恆避之而乞人知  
贈公慈日踵門不絕出則環而丐贈公亦慨與之族戚求貸與尤厚通券  
纍纍塞匱溢笥卒未嘗一追遇訟爭或傾囊爲解鄉有窘者設辭誘使至  
家強與之錢粟先塋側有某氏墓謀遷而貴兆域於贈公拒之則又謀乞  
鬻乃使書券償值而不聽遷故墓至今存嘗過市見或封羊而趨羊逸跪  
贈公前泣反救之屠恨羊狡堅欲劊刃重贖不許遂終不食羊蓋拂其所  
不忍則不快如此初譚氏有家廟祀無資贈公倡爲墓祭徒步往斬荆覆  
簣歲以爲常既贖金權子母供家廟祀晚歲益新家廟時家西城家廟在  
東城日食於家而督於役相木計費往復不遑甚且助運土石寒暑風雨  
弗輟家廟成而勞疾作竟歿道光八年九月十二日亥時也生以乾隆三





理甚至不能得大宗小宗之解買貿然以兄弟少長當之使父子之親忽彼忽此其於禮經抑又疏舛首創於奸相之貪賄弄權加厲於部臣之不學無術由是民間爭繼爭祧訟獄日繁或一人而兩妻又各有妾則封贈無駢膺或一子而兩母又有所生則三年無適服至嘉慶十九年山東黃氏道光元年河南俞氏有三祧之案各有三妻三妾其子呈請服制應否皆比適母雖部臣亦語塞氣結無以應之先立法於必窮勢必至此也然而篤於仁愛者又因以伸其憾矣其本非獨子可出繼亦可兼祧例無明條光祿公遂疏請曰臣少孤兄弟四人女兄弟又四人家貧臣母力難兼畜故臣育於叔母彭以迄成立而叔父母無嗣季弟塲仲兄早出後它叔父今伯兄又故請以臣兼祧叔父母特旨俞允嗣同謹案兼祧之從祖考紹泗府君先會祖考之四子也諱學新字紹泗別字日池少備力於人初不知書縣南產石炭肩運不絕於道府君亦以任擔受值年既二十五忽發憤思學同人咸非笑之府君不顧讀益奮夜欲寐傾欲不自持憤恚香自創豁然振寤或隱几臂枕香刻以分寸藝至臂覺殊痛起復讀及試輒不利憤以一題爲三藝併一格擠書之學攻雖大驚歎卒坐非例黜年且四十始以高等補縣學附生然精力則既憊甚以乾隆三十九年六月

家二

九

十七日巳時生嘉慶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歿年四十三累贈光祿大夫奉 旨旌表樂善好施彭夫人諱七累贈一品夫人夫人之撫光祿公也凡爲母之道無不備光祿公苦癘疾則日夜保抱而煦之寐或驚寤雖深夜必抱而越室就乳已復返伺光祿公麻熟潛起夜績旦以易藥餌供衣服光祿公稍長則教之禮義使就傳慈愛訓迪三十年如一日故兼祧者濟人倫之窮發於至情不容已也夫人以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午時生咸豐六年五月二十日申時歿年八十一光祿公既兼祧遂以嗣同仲兄嗣襄爲之後

海嶠府君家傳

光緒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寅時海嶠府君歿距生嘉慶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子時年七十一以助振議敘九品頂戴以團練奏保即選鹽運使司經歷加同知銜加保儘先選用知縣以弟封爲朝議大夫累贈光祿大夫以子封爲奉直大夫歿既八年其弟之子嗣同謹爲府君傳曰府君諱繼昇字子惺別字曙岡海嶠其號也當道光咸豐間天下騷然用兵然兵日益少盜賊日益多府廳州縣乃始各爲團練或以在籍大臣領之感則守紆則援使賊無往不遇敵名材輩出卒集於大功瀏陽團練則府君爲

王好外犯穴內訂連劍之不得逞洪秀全犯長沙分黨疾瀆陽夜抵城西北二十里之蕉溪嶺下官民恟懼不知所爲府君遣卒徧張鈴嶺上熊林谷光爛若天雜以金鼓闐聒賊大震卽夜遁去府君管帶威鎮營既稟一不入已息而取贏得田二十餘畝出以佐防守費縣之公費且盡綜其出入月豐而歲有餘治禮樂局買藏書課經學拓賓興費創會館於京師修縣志實義倉數十年用無弗給一縣大和歲大水又出己貲以振兼集羣力以飽直隸河南山西之饑而家亦未嘗或乏固才智之過人與抑仁者必有勇其篤摯之性有以發之也光祿公曷弟四人府君實伯生有奇表目深碧久視日不眩臨事速決應無踟然先祖考見青年十三耳家政叢蕪一揀遺我日用斗匱將不支府君憤而棄學悉貨先業爲居積忘其身以圖之養親當大事依諸弟誦讀完婚姻造嫁諸妹食指累數百坐而仰之又以其餘易先墓增祭田資宗族墾內外戚屬濟孤寒之無告者晚更新家廟訂族譜興清明祀廣始遷之祖宅其心以爲一不具卽無以見祖宗於地下故雖瘡老篤病數展墳隴流涕唏歔移時不忍去苦念光祿公官甘肅垂歿猶誦詩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聲噤而氣絕烏虜吾世父海嶠府君可以傳矣

家一

十

忠義家傳

嗣同曰自有湘軍以來司馬九伐之威暢於荒裔蹕厲中原震讐水陸劍械西域戈橫南交東捷甌粵北捷遼海四五十年中布衣節節鎮縮虎節以殊勳爲督撫提鎮司道國有慶拜賜恆在諸侯羣牧上生擁位號死而受諡者凡數百人至若膺大銜虛爵極武臣之倫品歸伏邱隴或潛身卒伍其數乃又不可紀錄所至通都大邑亘鄉炎徼一鄙一郛莫或無有湘人之蹤遂周二十三行省莫或不然亦莫或不憚懾之豈有它故風氣勁剽無生還之心出百死以質之耳故慨夫世之歆其顯赫以爲萬世而一遭下而妬媚譏謀不息焉知兩軍交綏礮石雨集闐然鼓之斷吭絕脰殘創支體誰無父母誰非人子抱血肉輕脆知痛癢之軀瞬息整廢於叢矢交刃肝腦膏原野以爭一旦夕之勝負而奉揚國家威靈其慘創哀號或祈速一瞑而不得乃至不容觀不忍聞乎又不幸遇非其將委之而去并其死事之勤吝不一爲表之故湘軍其衰矣狂於積勝之形士乃囂然喜言兵事人頗牧而家孫矣其樸拙堅苦之概百不逮前習俗沾溉且日以趨於薄讀聖人之書而蕪其本圖以殺人爲學是何不仁之甚者乎瀏陽縣於山谷閒耕植足以自存民頗龐謹不樂去其鄉更數世老死不見干

戈故應募從軍視它縣無十之一而以能戰博厚賞大官亦鮮有聞焉吾  
譚氏又衰族丁男始得踰二百九惴惴不敢遠出然且死於四戰十有二  
入其它久戍不返卒莫悉其死狀尙十數人不在此列六品軍功傳本考  
嗣彬從軍江西歿因葬焉妣劉道光六年正月初十日亥時生江西陣亡  
六品軍功傳生傳立皆傳本第一道光九年二月二十日亥時生陝西陣  
亡一道光十二年正月十六日亥時生浙江陣亡傳倫傳本之從兄考嗣  
松妣羅道光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子時生咸豐十年六月二十八日江西  
撫州府陣亡年三十九獲歸骨者傳倫一人而已傳清傳錄皆傳倫第一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辰時生咸豐十年十月初十日江西瑞州  
府陣亡年二十三一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五日巳時生廣西陣亡守備傳  
位傳本之從弟考嗣椿妣李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戌時生福建陣  
亡六品頂戴外委傳舞傳位弟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午時生江西  
九江府陣亡守備傳海傳舞弟道光二十年二月十四日巳時生甘肅陣  
亡傳健傳海弟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十一日寅時生福建陣亡傳贊字輔  
臣亦傳本從弟考嗣楓妣陳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二日巳時生江西陣  
亡恆達傳本從子考傳裕妣周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子時生

家一

十一

陝西陣亡嗣同於諸人爲無服之尊屬而齒特季無由親挹其風及聞父  
子兄弟相助於王事傳本父嗣彬從弟傳照皆從軍死傳倫弟傳富 酷者  
至駢殞鋒鏑暴露莫收未嘗不壯而悲之又皆文學之裔文學妻廖氏始  
以節孝著望邦族語在節孝傳不五六世而虞曠渴義萃於一門以爲其  
本支必代有興者何今轉單微類皆困不自振惟傳舞有子一人餘或未  
娶宗祀斬焉當時無大力者爲請卹死之典弗之及志乘闕略報功未祠  
淪鬻草莽將誰復知之也哉抑天之偏於吾宗豁刻與古今兵禍慮無不  
然又况湘軍炎炎之隆隆乎

節孝家傳

文學之妻廖氏名泰年二十七文學歿歿三月始生子經初名經猷忍死字  
育用底成立初母憐其穉且貧諭令嫁涕泣失之翁姑每哭子未嘗不强  
顏出慰然返室輒悲不自勝康熙四十一年正月十七日生乾隆四十七  
年十月歿年八十一有司彙上節孝奉 旨旌表建坊入祀節孝祠湖南

通志瀏陽縣志皆有傳

學健之妻易氏名早年十六學健歿無子守節十七年乾隆十八年正月  
十三日亥時生四十九年四月二十日戌時歿年三十二學傑之妻徐氏

名春年十七學傑歿無子守節二十二年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初三日申時生五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酉時歿年三十八繼如之妻鄧氏名恩英年二十繼如歿無子守節十二年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十三日午時生嘉慶二十五年五月十一日寅時歿年三十二學健學傑一乳所產繼如其兄子也並速夭殄世又並有賢婦如此親支終斬續絕無從鬻鬻百年光節幽壤旌淑之典莫可追逮宗族遂無有復稱者幸舊牒未湮匪無可述率斯以徵吾族厲之死之誓而蘊不見甄抑亦繁有或文網方密格於年例或單系不振墜於縣襖未敢率爾登錄等語不信此故簪其紀年獨弱而罹毒疇至者夫其違心席石抱信淵泉駢析迎陵之翔踵告若赦之餒茲寃易遣豈曰其天至於魯人之耐冥聚終期情策爛然風霜蠶蝕之所不害此又其自爲之天弗能耳矣

繼志之妻黃氏年二十四繼志歿志有文無遇語在濬軒府君傳黃氏守節二十年嘉慶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未時生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三日巳時歿年四十四行應旌例而兩子嗣笏耐鶴早死無後湮紀彌哀孰爲章矣人能宏道其如命何繼志夫婦斯乃酷焉

繼芋之妻卜氏年二十六繼芋歿守節三十年撫孤嗣相成立乾隆五十

卷一

十一

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辰時生道光二十一年歿舊譜云歿年未詳而報節是年年五十五有司棠上節孝奉 旨旌表建坊入祀節孝祠濶陽縣志有傳

傳德之妻楊氏年二十一傳德歿守節十八年無子以夫兄傳綺子恆栢後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二日申時生光緒五年閏三月二十三日辰時歿年三十九有司棠上節孝奉 旨旌表建坊入祀節孝祠

文訓之妻何氏名社年二十六文訓歿守節三十八年撫孤經正成立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亥時生乾隆二十三年歿年六十三行輩獨先孫子其麗何舊譜雖襲其節而旌表無聞焉豈非采風之責與

學藻之妻曾氏年二十九學藻歿守節四十七年撫孤繼丙成立嘉慶十一年正月初十日戌時生光緒六年六月十五日戌時歿年七十五亦符旌例而未被旌者

之緯之女適劉士銘士銘早歿守節奉 旨旌表建坊入祀節孝祠

濶陽譚氏譜敘例

譜牒古爲專門之學今漸滅久矣盡矣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系辨昭穆媾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

之是即譜也小司徒鄉師鄉大夫族師之屬咸有校稽夫家之職嚮使無譜復何由悉其登耗哉隋唐而上官人以族別流品立中正官有簿狀家有譜系簿狀據以選舉譜系資以婚姻兼有圖譜局置郎令史掌之仍命博通古今之儒知誤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上之官爲考訂詳實藏於祕閣副在左戶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其矜尙也如此司馬子長著史記全采世本爲說是以唐以前史詳於氏族或衍公侯而成世表或合占籍而書族望史且不能不賴乎譜斯譜牒之學史之根淵何啻支流餘裔而已五季雲擾斯義用渝千餘年來官書充祕閣日華乳至不復可容目錄家並肩林立收四部書無算猶稱多所未覩獨譜牒奄然闕焉鄭漁仲作通志時尚著錄譜牒百七十部然惟率存空日收四庫全書總目竟削譜牒一門飛文之士謏錄專集劣具家傳一二如斯已爾夫不重可嗒乎嘗謂諸學莫精於六朝六朝莫遂於劉孝標其注世說新語引吳氏譜羊氏譜謝氏譜陳氏譜王氏譜孔氏譜許氏譜桓氏譜馮氏譜殷氏譜陸氏譜顧氏譜庾氏譜諸葛氏譜劉氏譜楊氏譜傅氏譜虞氏譜衛氏譜魏氏譜溫氏譜曹氏譜李氏譜袁氏譜索氏譜戴氏譜賈氏譜郝氏譜周氏譜郤氏譜韓氏譜張氏譜荀氏譜祖氏譜阮氏譜司馬氏譜孛氏世本袁氏世紀至三

十餘家北朝藻耀宜若不逮然鄙善長水經注鮑邱水篇引陽氏譜敘淮水篇引櫛氏譜它若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文選諸注及聖賢羣輔錄並繁稱引既列官書虛無不研覃於茲又其文辭根據典要組斐可誦非若今之私記子姓不能通示於人人亦無欲觀之矣

諸牒又宗法所賴以不終墜也王者封建井田學校財賦禮樂政刑事神理人萃天下之渙綱天下之目一以宗法爲率宗法又一寄於譜牒禮記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夫繼別之宗百世不遷者也不容有二繼禰之宗五世卽遷者也故繼禰祖會高而有四此班孟堅之舊說而紀查齋所力爲發明者也然四者舉一人焉以爲例也人皆有禰祖會高亦皆有爲禰祖會高之日則小宗不止四也四者舉一人焉以爲例也別子有三一公子之別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別爲族而身爲別子一始遷之別子別於本宗而爲別子一始爲大夫之別子別爲廟而爲別子顧亭林遵而是之而毛西河獨以爲非普始爲大夫之別子爲宋儒肥造於是無封建卽不得有宗法所當棄置勿復道而宗法斬矣至許酉生汪純翁紀脊齊又一反其說必庶姓起爲大夫始得謂之別子甚至詆前二別子爲注疏之誤雖未必合古而實可行於今故曰王者封建諸政必依乎宗法

非宗法依封建封建可廢宗法不可廢宗法者王政之精微而博大又易易者也非繁重迂緩之類也舉之則立行之則立效鄧潛谷封建廢宗法格之論又未盡然也變而通之無封建之世宗法曷嘗不可治天下哉程易疇所圖宗法近是矣而偏主兄道立論僅得旁殺之情於上殺下殺猶疏也至若解有大宗而無小宗有無小宗而無大宗有無宗亦莫之宗以爲三公子在後世亦猶別子爲祖也與萬充宗諸侯世子之兄弟不分適庶皆稱別子同爲深得禮意今雖無公子之別子曰有始遷始爲大夫之別子嗣同遷潯陽之祖舅弟四人初不同居宜各爲族其族子世賢後遷又自爲一族使泥於兄道之說不皆爲別子必將舍其祖而祖他人之祖情所不協尤事所必不行今家廟其祀遷長沙之祖爲遷潯陽之祖所自出是猶始祖廟也五別子之喬法當各立祖廟乃孫明備嗣同誤世系弟詳本文亦此意矣夫大宗猶易明也小宗難明非明之難明之者難之也諸家聚訟得失不遑備論統之人皆有禰祖會高亦皆有爲禰祖會高之日則小宗不止四非大宗即人人皆小宗假別子有三子伯爲一族所宗爲大宗仲叔各爲其子孫曾元所宗兼宗大宗爲小宗小宗有三子伯爲繼禰之小宗仲叔又各爲其子孫曾元所宗兼宗繼禰之小宗自爲小宗

繼禰之小宗有三子伯爲繼祖之小宗仲叔又各爲其子孫曾元所宗兼宗繼祖之小宗自爲小宗繼祖之小宗有三子伯爲繼曾祖之小宗仲叔又各爲其子孫曾元所宗兼宗繼曾祖之小宗自爲小宗繼曾祖之小宗有三子伯爲繼高祖之小宗仲叔又各爲其子孫曾元所宗兼宗繼高祖之小宗自爲小宗至繼高祖之小宗有子則禰其父之高祖而宗其父之曾祖亦爲繼高祖之小宗以下皆仿此自爲小宗者有三子伯亦爲繼禰之小宗兼宗繼高祖之小宗仲叔亦自爲小宗兼宗其繼禰之小宗以下皆仿此凡五世則禰其始爲小宗者而宗其弟二世凡六世並禰其弟二世而宗其弟三世由是遞嬗以至無窮大宗則無不宗之者小宗已禰之祖已毀之廟其所衍之支裔於我爲無服之疏屬我不宗之而亦不復我宗所謂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庶姓別於上戚單於下非大宗即人人皆小宗矣古今言宗法者明邱文莊差平易近情顧黃公圖諸白茅堂集今少采其說爲譜惟所列世數不數別子而以繼別爲弟一世以言宗別子者始此則可耳於世數無取嗟乎天下禍亂相尋不知所屆由親親之誼薄散無友紀而宗法不行於今也宗法不行宗法之不明也使無譜牒又烏從明而行之是足爲宗法之本焉

說文鄆國也齊桓公之所滅从邑覃聲徐鉉氏曰今作譚非是說文注義有譚長疑後人傳寫之誤段玉裁氏以爲鄆譚古今字史記齊世家作鄆白虎通德論名號宗族兩引詩作置儀禮經傳通解引爾雅郭注亦作覃皆通段字徐鉉氏繫傳杜預曰東海襄冥是也何據子爵范甯氏穀梁傳集解譚子國滅不名蓋無罪也杜預氏左傳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春秋釋例土地名譚濟南平陵縣西南譚城王爲鄆在濟南平陵縣南通作譚鄆道元氏水經注濟水篇武原水出譚城南平澤中又曰漢文帝十六年置爲王國景帝二年爲郡王莽更名樂安漢書地理志同郡國志東平陵有譚城故譚國李吉甫氏元和郡縣志齊州全節縣本春秋譚國之地齊滅之漢以爲東平陵縣屬濟南郡杜佑氏通典齊州全節縣春秋時譚國城在縣西南鄭樵氏通志氏族略今齊州歷城有古譚城子孫以國爲氏樂史氏太平寰宇記歷城縣譚城在縣東南一十五里歐陽忖氏輿地廣記漢末平陵縣本譚國二漢爲濟南郡治其後郡徙歷城而平陵又廢唐武德二年置譚州復平陵縣貞觀六年州廢屬齊州十七年齊王祐起兵平陵人李君求據縣不從因改名全節羅泌氏路史今齊之歷城武德中爲譚州東南十里有故城羅莘氏注引杜預氏作濟南東平陸西南

有古譚城案陸陵之譚文亦小異竇苹氏曰今齊州東平陵鎮也齊乘東平陵城在濟南東七十五里春秋鄭國齊桓滅之古城在西南龍山鎮相對漢爲東平陵縣秦嘉謨氏世本輯補譚氏國在濟南范祖禹氏讀史方輿紀要東平陵城府東七十五里春秋時譚國地也一統志故譚城在濟南府歷城縣東七十里東平陵故城在縣東七十五里案今山東濟南府治東南七十里有故譚城東平陵故城在今濟南府治東七十五里後世以之封建則有唐譚國公邱和

詩有譚公毛序有譚大夫急就篇有譚平定漢書古今人表有譚大夫說苑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據此雖滅於齊尚存宗祀故孟嘗君時齊有譚子新序吳有士曰譚夫吾風俗通義孟嘗君遂於齊見反譚子迎於濼郡思氏姓解漢有河南尹譚閔廣韻同後漢書逸民傳有太原譚賢南齊書及南史孝義傳皆有零陵譚宏寶五代史闕世家有正一先生譚紫霄道家又稱紫譚子化書之譚峭爲紫霄真人不知是一是二沈汾氏續仙傳稱峭爲唐國子司業譚洙之子或傳其詩曰綫作長江扇作天靱鞵拋在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祇在譚生拄杖前五代史盧光稠傳又有南康譚全播宋史有朝城譚延美譚繼倫長沙譚世勳文苑傳有譚用之至若



譚種又其敗類者矣元史有懷來譚資榮譚激譚克修孝友傳有茶陵譚景星明史自吾祖崇安侯新興譚太初袁洪愈傳有著名明大政纂要之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安希范傳有大庾譚一召文苑傳有竟陵譚元春忠義傳有譚絲譚恩平壩譚先哲明史又同時有兩譚綸一爲吾祖嗣嗣甯伯鎮湖廣原名宗綸其後遂遷長沙一爲宜黃人字子理官兵部尚書諡襄敏與戚繼光齊名稱戚者也又南史王儉傳政府見一選人姓譚戲曰齊侯滅譚那得有卿對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辯對俊敏惜不得其名其它見於稜書者隋大業當陽鐵鑊款識有伯達譚俗生唐麻姑仙壇記有譚仙巖裴鏡民碑有譚公大將軍雲溪友議有吳門秀士譚鍊題真孃墓詩武邱山下冢壘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孃墓上獨題詩宋有長真子甯海譚處端皇祐進士始與譚侁紹興進士高要譚惟寅七歲應童子科茶陵譚昭寶楓窗小牖有童子科之泰州譚孺卿長沙府志有譚順妃爲明洪熙帝妃湘潭人父福官御史南疆釋史有殉桂王難昆陽譚三諫 皇朝通志有同知譚絲主事譚文化皆通諡節愍 國朝仕宦至顯達者福建陸路提督諡恭愍三臺譚行義吏部侍郎雲南巡撫南

豐譚尙忠尙書譚廷襄新疆提督湘潭譚拔萃兼護雲貴總督雲南巡撫鎮遠譚鈞培今太子少保四川總督茶陵譚鍾麟太子少保江南提督湘潭譚碧理仕宦不顯而 國史有傳者嘉興譚吉聰成都譚公義譚氏古今聞人略備於此亦云僅矣而猶非吾譜所有舊譜乃遠溯洪荒稱譚氏系出顓頊徧稽故籍不悉所本又不詳何姓願棟高氏春秋大事表以譚爲子姓尤不悉所本秦嘉謨氏曰左傳鄭子來朝稱少昊爲吾祖杜預以爲己姓史記潛夫論以爲嬴姓方以爲疑及校史記齊世家有云二年伐滅鄭鄭子奔莒始悟二書所稱之鄭卽左傳之譚也案鄭鄭聲同形近故易譌段玉裁氏亦曰齊世家譚作鄭可證司馬所據正作鄭是秦說信矣然鄭子來朝之鄭自己姓特司馬遷氏王符氏所稱之鄭爲卽譚耳以此罔知譚是嬴姓矣通志列於周不得姓之國殆未考路史鄭譚皆嬴國是又誤史記潛夫論之鄭爲左傳己姓之譚而並以爲嬴姓又云覃談佼三姓皆譚所衍通志亦云覃氏本譚或去言爲覃又云巴南六姓有譚氏盤瓠之後也此是別譚陳士元氏姓鱮覃韻有譚引千家姓云宏農族侵韻又有譚音尋引千家姓云廣平族案譚去言猶曰譚衍况一字遂兩讀而分二族乎覃韻又別出鄆引姓考云齊大夫食采鄆城因氏案譚行而鄆

廢非有二字已不識字乃別紀一姓且杜謾食采鄙滅之說以實之廖用賢氏尙友錄至稱鄴國在平陰縣爲秦所滅誣陋無稽至此稜加矣譜公絕宗法亡於是有一大宗無後或有後而不詳於譜一族遂莫知所宗擬以某宗推補之又嫌乖於事實仍復空其系冀後之人能繼繼之不能則以次近大宗之小宗敬之如大宗今特引其議端而已推此凡詳略存佚一仍舊譜無所於革愈近則愈詳勢固然也惟一事此不言而彼言則援彼以證此或彼此兩注它篇又注者更端也別見它書瑣鑿足徵亦復引以校補時代與地官制史事尤討索不避複累別同異明是非決嫌疑定猶豫在本篇文近乃不更疏其前也其有悻悻踳駁疑莫能明則從蓋闕閣下于注少劾匡正而仍附原文於下辟專也世系丙篇崇安侯不稱別子而圖稱別子窮於稱也弟嗣兄爵而列爲一世者顧亭林萬充宗同廟異室之指趣也世系不諱公言也家傳諱自我言之也生歿年月日時葬所及嫁娶之族必詳書之無書乃已庶幾媿氏舊例也其它隨事見義無取發凡

今世譜式橫而左行者云始歐陽氏名歐譜縱而下行者云始蘇氏名蘇譜雖紀文達不能不接用爲譜其實皆圖表也非世系也今撰世系悉準

宗法首書別子爲弟一世系以大宗爲弟二世三世可至於萬世別子之餘子爲弟二世小宗小宗非一以數綱之稱弟二世小宗幾小宗之餘子及二世大宗之餘子又別爲弟三世小宗小宗非一以數綱之稱弟三世小宗幾亦可至於萬世至於序次前後同父則以年不以宗弟嗣天縱而父後非同父則以宗不以年無子則無宗附書於父系一人而數妻數妾其子女則分隸於所生夫存妻妾醮書出夫歿則書去凡易一宗則跳行更端係其人之出於弟幾世大宗或弟幾世小宗幾世所出遠則兼溯其始爲小宗者小宗不言繼爾祖會高而言弟幾世取明世數齊長幼不言遷祧義自見也合之則橫析之則縱上統乎一下御乎紛故曰非大宗卽人人皆小宗矣世系或易紊又質之以圖古書之繁博者類爲圖以杜譌奪使得據以勘校非爲人省煩而退其尋汲之勤也爾雅列女傳尙矣使山海經無圖何以言首之某向使初封平原無圖孫德達亦無以決鳴犢之詐在史家謂之表表亦圖也史漢缺誤時賴表以自糾所以獨高於羣史故曰圖杜譌奪也六朝以圖譜名局則圖尤譜所必重世系若干篇篇皆有圖

譜牒之學有大蔽二一曰攀附遙遙華胄流爲譏諛郭崇韜狄青所由判

賢否也一日夸大雖孝子孝孫之心稱美不稱惡其體比於鼎銘然既不爲王充之自貶所天亦不當如陽休之賄佳父傳賢而勿伐庶幾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也乃或非所出而配屬之非所有而橫誣之失各不同其爲不仁其先則同舊譜頗崇嚴謹不鶩繁縟上溯僅及宋靖康而止始祖思永府君孝成避金亂自宋之江西南西路洪州新建縣樞舍本籍遷宋之福建路汀州長汀縣再傳銘盛府君承新遷清流縣十四傳以綬府君功安遷明之湖廣長沙府長沙縣又三傳祥瑞府君逢琪弟及族子世賢避明季之亂乃遷今瀏陽縣譜始成於以綬府君順治十三年修於濱軒府君世昌佐者世祿世賢乾隆十四年再修於熙亭府君文明佐者文開文章文徵文阜文卓文序文翠經邦經濟經權經詩經書經極恆庸經方經世經正經淵經渭經經體學綱學誠學姬學奎學榮學博光緒六年三修於海嶠府君繼昇佐者纓芬繼堃繼棠繼權嗣榮嗣榮嗣楚嗣曦嗣煜嗣炯嗣德傳信傳甲傳綺及茲又十四年矣有爲之先莫或廣衍非情也且自東方用兵四字駭然不靖強鄰環窺權愚內蠹財涸軍餉京師震動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咸躬躬無以自必念昔先人鬱德丁患望溪轉徙用播斯土早世志乘亦少散失焉仁澤貫累代迄育於藐躬質在凡近

名竊副介酈亭待節麥鐵陪麾被服金玉擊獵秘笈幸獲繹此遺文不效服膺宛同遏佚夫諸父諸兄之相爲聚處敬宗收族之相與周旋任卹睦嫻歎以相卽樂酒今夕君子維宴此自戒溢持滿之事我生不辰焉可源源如此哉分崩離析之誰止還定妄集之無時纂錄弗就劉子元所以亟慎於修史至泣盡而繼之以血况譜牒前無所踵難十於史緒千載之絕成一家之言不可不夙講也士食舊德所由競競實守罔致墜沒不自知其弁陋稍易舊規主明宗法文或損益其事則故近事謹闕不錄以符三十年增修之議惟三長之資天人交闔於考訂禮經句稽故實比次體例粗盡心焉嗟乎企壁經之孔甲未理或於牟融弱草棲塵枯泉飛液儻後之羣從諸子不我差池完其草創策其不越益肅而大之兼綜眾美不踰二蔽嗣同今日愚僭冀有獻乎某須矣未敢幸也

起光緒二十年仲冬訖歲除成瀏陽譚氏譜四卷凡爲世系十圖十家傳十三敘例目錄終焉

先妣徐夫人逸事狀

光緒紀元二年春京師癘疫標起暴死喉風者衡宇相望城門出喪或哽噎不時遭遺家凶害篤實顛虐所尤殘割腐心歎邑不忍言者則先妣徐

夫人卷德遷壑遂以斯疾委棄不肖等弗子伯兄仲姊亦先後數日歿悠  
悠昊天曰父母且何辜於天我罪伊何然則古言瘡不病君子虛也嗣同  
伊蒿伊蔚之質生既十二年染疫獨厚曾不能一起侍先夫人之困危創  
楚親承末命且使向少自力頗調劑湯液或不遽罹摧裂若此擢髮之辜  
故應萬有餘死然短死三日仍更蘇戍其根而弗稿此棘荆之所以叢惡  
大人以是字嗣同復生矣先夫人賢行之大即又墜於嗣同之昏頑不識  
雖其較略已具歐陽辯蘊先生所為墓志銘其略曰同治甲戌中譚君繼  
海字敬甫以進士官戶部員外郎其家世其家世其家世其家世其家世  
風居常樸內蕭然家入皆從部中旋監督坐廢心常敬其子夫年七  
之女得疾疾元京繼往視染馬道閒皆不起謂君志於中焉志加二九  
衛婦人氏假回籍修劉陽既年八月君葬於墓封墓於墓封墓於墓封墓  
夫附學封恭五書劉陽既年八月君葬於墓封墓於墓封墓於墓封墓於墓  
胎附學封恭五書劉陽既年八月君葬於墓封墓於墓封墓於墓封墓於墓  
嗣附學封恭五書劉陽既年八月君葬於墓封墓於墓封墓於墓封墓於墓  
時春於道九院席吉士灌陽後世嗣附學封恭五書劉陽既年八月君葬  
時生於原山有八向光緒四十五年二月廿九日安葬於墓封墓於墓封  
節下十餘年鉅細必規隱然有罪一人之九日安葬於墓封墓於墓封墓  
時厥後壽君鉅細必規隱然有罪一人之九日安葬於墓封墓於墓封墓

家二

九

夫人之行殆女中賢耶何女先子後相棄捐耶豈修德獲報而亦有不然  
耶嗣同謹案先夫人旋晉贈一品夫人嗣襄後十三年亦歿庶出有嗣  
錫嗣孫傳覽嗣監生候選主事嗣探場女嗣祥壽嗣嘉適侯州判湘鄉嗣  
國出女孫傳瑜監生候選主事嗣探場女嗣祥壽嗣嘉適侯州判湘鄉嗣  
傳璋嗣孫傳瑜監生候選主事嗣探場女嗣祥壽嗣嘉適侯州判湘鄉嗣  
諱諱然自一步一趨至植身接物無不委曲詳盡又喜道往時貧苦事使  
知衣食之不易居平正稔危坐略不傾倚或終日不言笑不肖等過失  
折莫操咎不少假貸故嗣同誦書竊疑師說以為父慈而母嚴也御下整  
齊有法度雖當時偶煩苦積嚴憚之致實陰納之於無過之地以全其所  
事一旦失庇嗟未嘗不或流涕思之光祿公起家寒畯先夫人佐以勤慎  
作苦雞鳴興爨汜埽滌滌細績至夜分不得息恆面擁一兒背負一襪提  
器自行汲筋力強固十餘年不以厭勸迫隨光祿公官京朝祿入日豐本  
無俟先夫人之操勞而先夫人不欲忘棄舊所能力之可及則勉沒如故  
食僅具蔬筍亦不得踰三四肴每食以布自衛云恐澆衽衣君儉陋補綻  
重復有一絲蘊衣縷縷直依稀出蘊自嗣同知事即見之卒未一易家  
塾去內室一垣塾師雲南楊先生聞紡車軋軋夜徹於外嗣同晨入塾因  
問汝家婢媪乃爾劬耶謹以母對則大驚歎且曰汝父官郎曹十餘年位  
四品汝母猶不自暇逸汝曹嬉遊惰學獨不安於心乎是以嗣同兄弟

所遇卽益華腴終不敢弛於惰淫非辟賴先夫人之身教夙馬方嗣同七  
歲時先夫人挈伯兄南歸就婚置嗣同京師戒令毋思念嗣同堅守是言  
拜送車前日淚盈脰強抑不令人問終不言然實內念致疾日羸瘠踰  
年先夫人返垂察情狀又堅不自承先夫人顧左右笑曰此子倔彊能自  
立吾死無慮矣嗣同初不辨語之重輕烏知其後之果然耶哀哉名德不  
昌所生以忝及今遂儼然三十矣每思恭述懿範輒愧愴不自持兩兄兩  
姊皆不幸早世先夫人逸事將無有見知者遂茹痛狀之三子嗣同謹狀

三十自紀

古無集部書七略雖有詩賦而班氏所敘仍判賦家歌詩爲二稱某賦若  
千篇某歌詩若干篇而已列傳中亦弟稱所著詩賦箴銘頌贊若干篇初  
不言集若夫漢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遺書魏文帝詔天下上孔融文章漸  
昭風軌猶無集名自荀况諸集編題後人張融玉海標曰己意乃始波積  
霧靡不可勝過宋明以還降而鄙濫粗了文義莫不各有專集精識雅才  
所當借鑒其失何復更效之也嗣同少頗爲桐城所震刻意規之數年久  
自以爲似矣出示人亦以爲似誦書偶多廣識當世淹通博壹之士稍稍  
自慙卽又無以自達或授以魏晉間文乃大喜時時籀繹益篤者之由是

上溯秦漢下循六朝始悟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字雲所以獨遠焉舊所  
爲遺棄殆盡竊有論著及棄不盡者邵居無所仍命爲集亦以識不學之  
陋後便不復稱集昔侯方域少喜駢文壯而悔之以名其室嗣同亦既壯  
所悔乃在此不在彼竊意侯氏之駢文特僞體非然正爾不容悔也所謂  
駢文非四六排偶之謂體例氣息之謂也則存乎深觀者既悔其所爲又  
悔其成集子雲抑有言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處中外虎爭文無所用之日  
丁盛衰互紐膂力方剛之年行並其所悔者悔矣由是自名壯飛

五歲受書卽審四聲能屬對十五學詩二十學文今凡有夢天一閣文二  
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初編一卷續編一卷石菊影廬筆識  
二卷仲叔四書義一卷論考前編二卷瀏陽譚氏譜四卷都十一卷又緯  
學翼經也史例書法也論考正編今編名典也張子正蒙參兩篇補注天  
治也王志私淑船山也瀏陽三先生弟子箸錄歐陽涂劉也思緯壹壹臺  
短書甄俗也劍經衍葛武事也楚天涼雨軒懷人錄思舊也寸碧岑樓玩  
物小記書古也未成無卷數惟史例有敘

同治四年春二月己卯嗣同生於京師宣武城南鷓眠胡同邸第旋徙庫  
堆胡同今爲瀏陽會館者也光緒元年春隨任北通州猶時往京師三年

冬歸湖南取道天津浮海煙臺至上海易舟溯江逕江蘇安徽九江至湖北又易舟仍溯江泛洞庭溯湖至長沙陸抵瀏陽四年春赴甘肅舟至長沙易舟溯湖泛洞庭流江逕湖北溯漢至襄陽陸逕洛陽入函谷潼關至陝西秋至蘭州回抵秦州五年夏歸湖南取道徽縣流嘉陵江至略陽陸至漢中流漢至襄陽易舟仍流漢逕湖北溯江泛洞庭秋至長沙陸抵瀏陽七年秋遊長沙尋歸八年春赴甘肅舟至長沙易舟流湖泛洞庭流江逕湖北溯漢至襄陽又易舟仍溯漢溯丹至荆紫關陸逕陝西夏抵秦州從行縣伏羌秋赴蘭州冬返九年春赴蘭州十一年春歸湖南陝西至龍駒寨流丹逕浙川流漢至襄陽易舟仍流漢至湖北又易舟溯江泛洞庭溯濱至益陽又易舟流濱溯湖至長沙夏陸抵瀏陽秋赴長沙尋歸冬赴甘肅陸至長沙流湖泛洞庭流江逕湖北溯漢至襄陽易舟仍溯漢溯丹至荆紫關陸逕陝西十二年春抵蘭州十四年夏歸湖南逕陝西至龍駒寨流丹逕浙川流漢至老河口易舟仍流漢至沙洋又易舟至荊州又易舟溯江出太平口泛洞庭流濱溯湖至長沙陸抵瀏陽秋赴長沙尋歸冬赴甘肅同十一年十五年春抵蘭州尋上京師逕陝西出潼關渡河逕山西夏抵京師尋歸湖南同三年秋抵瀏陽十六年春赴湖北舟至長

沙易舟流湖泛洞庭流江抵湖北夏歸湖南秋返赴安徽流江逕九江抵安徽尋返十七年秋歸湖南抵長沙遊衡嶽冬返十九年春赴蕪湖流江逕九江安徽抵蕪湖尋返夏上京師流江逕九江安徽江蘇至上海易舟浮海逕煙臺至天津又易舟溯滬至北通州陸抵京師秋返湖北取道天津浮海逕煙臺至上海易舟溯江逕江蘇至安徽易舟仍溯江逕九江抵湖北二十年秋歸湖南抵長沙陸赴湘鄉尋流漣流湘返長沙陸抵瀏陽冬返湖北爲此僕僕迫於試事居多十年中至六赴南北省試惟一以兄憂不與試然行既萬有餘里矣合數都八萬餘里引而長之堪繞地球一周經大山若朱圉鳥鼠崆峒六盤太華終南霍山匡廬無算小水若涇渭漆沮澧滿洮潼灃藍伊洛澗漚恆衍汾沁滹沱無定沅澧蒸淶無算形勢勝蹟益無算制情偷惰未付簡畢退緬遊樂難忘於懷風景不殊山河頓異城郭猶是人民復非竊此以往仍有前之升峻遠覽以寫憂浮深縱涉以騁志哀鳴簫於凌霞翼屨鼓於華軒者乎不敢知也聊復登錄識一時欣遇云補遊記焉爾

東海寒真厥系孔多姓蘆氏譚作劉於家乃名嗣同錫由儼齋死而復生字余維嘉復子自目聊欲婆獻復思復思果恩是儀徑言復復故舊謚識

馬承鸞真子唐中興後復指期引匡衡傳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  
又同武爲九卿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翟方進共奏罷刺史置甘州牧後  
皆復復口通眉生衛詩匹蟻辰在軋紐維吾則訛核理達藝篤念編摩隸  
故爲證口通眉生衛詩匹蟻辰在軋紐維吾則訛核理達藝篤念編摩隸  
首豎亥摘洛鈞河博弈角觥鐘律鳥蜎典墳莫莫篇章我我妄心矚吾渺  
思鸞鉢孰是不類變亂駢奇嶼屬浩族濛濛調訛瘕墜京周滂沱泣嗟觸  
藩贏角行棘荷戈豫章之蝨不撥奚爲焦冥嬉巢蝨糜掌擗川蟹不歸緊  
獨逢罹反袂告絕悵矣其歌

